V
E230.26
W14

册 4止
卷 7-8

刻精纂詳註仕途懸鏡卷之七

豫章王世茂爾培甫纂輯
華陽蔣時機道化甫較訂

政府集要

修身

前輩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保其榮不善自修者適足速其辱所謂善自修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則令名隨焉輿論歸焉鬼神福焉雖欲辭其榮不可得也所謂不善

律例

不度關津

栝要地以爲關式查禁私攝通津而置渡尤重防奸因夫異服異言詰其奚之奚自故老子出函谷載勤令尹之迎若宣尼過楚津猶待仲由之問

今某越藩籬而私度。月旦守以長趨。旁奮勇以斬關。設險虐嚴于虎豹。抑衆身而飛度。爲禁無侯于雞鳴。設七奏不假于鼉鳴。楚無勢于賜劒。徒使重門警柝。雙扉鍋鎖十寒雲祖看野水扁舟。一葉空歸于明月。爾既爲私度。我加以材刑。

大文志天門虎豹下有虎豹守之楚辭虎豹當關兮害下人羣

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

通商阜貨。雖勤戒業之當。內憂外寇。當知落籬之限。蓋物產本資于中土。則當難難逸于殊方。抑將肅猾憂之防。兼用謹交審之漸。今某邪心區側。異志多岐。馳旅轡于無窮者。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滿十九十。姑以八十爲卒。計其所得志不過三十四十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觔之理。古人謂利令人智。茲明驗矣。嗚呼。凡爲相者。能以諸葛孔明爲法。唐之元載爲戒。雖臺閣終身。又何悔吝之有。

胡椒八百觔 唐元載爲相貪汚受賄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觔其餘寶貨未可勝紀

用賢

天子之職。莫重擇宰相。宰相之職。莫重用賢。然則何

自修者何。徇私忘公。貪無紀極。不戒覆車。靡思報國。如是則惡名隨焉。衆毀歸焉。鬼神禍焉。雖欲避其辱。亦不可得焉。於戲。身爲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顧乃爲區區之利。盡惑而妄行。豈不深可惜哉。且自古居相位者。未聞死于凍餓。而死于勞于王事。而卒至今具名之榮。常若世豈萬鍾而不絕者。唐元載爲相。惟利是嗜。及其敗也。藉沒其家。胡椒八百觔。至其名之殘。若蒙不潔而以臭。

咸陽祇自惜郡鄣之奇貨。泛仙槎于星漢。未應慕博望之高風。以胡越爲一家。謂施梁之無禁。貪財念重。畏法心輕。雖轉物以爲商。實用財而資敵。不知奇男子尚思請謝谷之封。豈比賤丈夫亦欲破禹門之浪。空宮收特出之貨。更爾加榜百之刑

以知其賢。詢諸人則知之。察其行則知之。觀所舉則知之。夫爲室而無衆工之資。梓人雖巧。室不能成矣。爲國家而不衆賢之集。相臣雖才。國不治矣。彼爲相者誠能開誠布公。廓焉無我。已有不能。舉能者而用之。已有不知。舉知者而用之。已有不敢言。舉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則彼之所能皆我才矣。必欲一身而兼衆人之事。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夫梓曰之狐。舉世所無有也。然而有梓曰之裘。況大臣初不貴乎事無不知。第語最于衆而已矣。公正其心。無所媚嫉。則智者效謀。勇者效力。咕咕

魏冉封穰侯。自謂有功於秦。王稽封剛成君。自謂有功於秦。范雎曰。臣聞之。以一尺寸之木。立於高山之上。而求其發也。以千仞之水。注於平地。而求其流也。非其勢順也。今王之所以尊二人者。不以其功。而以其親。不以其賢。而以其貴。不以其才。而以其寵。不以其能。而以其色。禹門浪三汲記云。禹門浪有三級

孳生馬疋

惟富國之資。敝于畜。產斯牧馬之效責之。編氓故一師四圜能。簇僕衙之法。則三犍。一特曰收蕃育之功。便遊牝之有方。何生財之不盛。今某身司

以爲才。捷捷以爲辯。自衒自伐。則賢者必不樂爲之用。大抵人君自伐則臣戕。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則日執事之戕。有所不行。爲人上者檢約以馭繁。居靜以制動。以無心而應天下之心。則所令者從。所肩者勸。苟知其賢而任之。既任而疑之。而務勝之。顧與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異若然。則體統失而語侈之小人至矣。與小人處。則天下之事不論可知吁

梓人木工也。柳宗元有梓人傳。白裘取衆史千金之裘。非一狐白裘以獻秦王。孟嘗君得狐

重民

蓋聞古之王者。授政則拜。切意萬乘之尊。爲其民貶
旒黈纊。往勤于焚牧。
肝衣。初夏尚不解子。
逈洋徙閒驛。生成駢
犯之羣。未見玄駟。增
驪黃之數。豈原蚤之
未劳。房星遂暗于儲
精。前出產之萬蕃。海
水徒思于汗血。欲定
應得罪名。宜視畜駒
多寡。

駢牝詩秉心塞淵
駢牝二下

原奏。周禮馬質禁
二一者。爲其
傷爲物不
能用大也

驗畜產不以實

畜產蕃十牧養固竭
心思。價值定于品裁。
宜精目力。豈可忘于
高下。驪黃之辨。乃不
愼于粗良。美惡之分。
國用攸資。官刑斯著。
今漫矜虛枝。忘塑
羊珠。飯牛無百里奚
之能。相馬昧九方皐
而可乎。彼爲民者。固不敢與校。然于天之心。于祖
宗之心。其能無所戚欤。嘗謂愛民者無過于天。然
過于祖宗天生之難。祖宗得之爲尤難。王者知其
如是。凜凜焉。事事奉之。牧守非其人。則易置之。今夫膺師
覩其利。則舉之。園人所掌者不過人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尚以內
待重之。刺史縣令。乃爲祖宗爲國家育養斯民者。
反視爲不切。而慢卑之。是愛民不如鷹犬。愛祖宗
國家一方生靈之寄者。不如內侍。豈不顛倒失體
哉。大抵下之所爲。惟上是視。在上者誠有重民之

之術。既佳驟之。罔。心。而天下不治者古今無有也。

益良驢之能。狀相驗。授放則拜。古者司徒授戶口版籍子王。王拜受之。重民命也。

輒荅乎病傷。分擇頓。遠慮。

忘其高下。遂使服箱。

良犢。誤停丙相之車。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將然者。衆人也。因其已

忍看伏櫪庸材。倍作。然而。將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識遠慮者不能。

消人之價。羞首尚誇。已發而從薪舟。已溺而市壺。病已成而求艾。雖殫

于南濕。徒跣。跼羨于。力爲之無及矣。今夫隆然之堤。有容蟻之穴。穿若

形。罷健。弱夷。逐于入。無所指。然周于識者。必塞而實之。慮其久而必底

爲白。疾。逆固解于埋。于訂潰。故也。天下之事。皆能如是慮之。尚何後患

沙之性。祇。令其知水。之有哉。大抵自古國家之所以不治。臣子之所以

知。辰。六物之鑒。既昏。不軌。固非一朝一夕之積。良由今日以其事爲小

三天之刑。當坐。過而不諫。明日以其人爲小罪而不懲。日引月深。

不自知其禍亂之成也。故臣之于君。獻可替否。而

驢。技。黔驢之技。伏。不敢萌一毫姑息之心。始以爲無傷。卒至大可傷。

見掬文。始以爲不足慮。卒至深可憂。爲君者爲能見微知

懋。魏武樂府老驥。著。思患而預防之。于飲宴則防流連于田獵則防

一志在千里。荒縱。于營繕則防。踰制。于貨財則防損民。于爵賞

消人價。齊使。一。則防僭及。于刑罰則防濫殺。于君子則防疎遠。于

賚。于金市。小人則防玩狎。于聽覽則防容奸。于征伐則防黷。

千里。武夫君之。于臣亦有所當遠慮者。雖愛而不錫以

馬。

官馬不調習。

南征北伐。必資駒馬。

之。多西記東封。悉賴。

驅馳之利。苟調習未。

行于平素。胡驟良可。

冀于一朝。今其不知。

過分之賞。雖舊而不授以非據之官。雖親而不交以棄賓之談。蓋尊卑之分嚴。則上下之體定。上下之體定。則禍亂無自而生。天下之事可次第而治矣

從薪客有負薪而過主人見其直突語主人曰當從薪曲其突不然有火患主不聽及焚乃置酒以謝救者諭曰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　獻可替否人皆曰調理陰陽爲宰相事然舉世第能道其辭迄不知陰陽何術以調理按書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蓋伺之三公即今宰輔而漢丞相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厥後又有災異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蓋本諸此切嘗即是以思之與人若判然而實相表裏蓋政事順則民心順民心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之氣順則陰陽從而序矣若乃帖勢立威挾權縱欲惡人異已謂佞是之賜要不曰盡人事以求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親于所言者不言于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務從命如此欲望民心順陰陽之氣和難矣大抵天

讀官當加明法

顏家一匹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耳　錦幛泥濟王乘馬不肯渡水也是必惜錦帳泥去之乃披竹杜題馬渡披竹詩竹披雙耳　檀溪一躍劉備初奔劉表屯樊城左右設酒會取備備覺于廁便出所乘的盧馬走隨襄陽西門中備急謂的盧曰今日急不可不努力乃得過

邀取實封公文

飛行朝見已無王子
仙鳧畫流移賴有
鄭公遇馬故發閻嚴
誅于史筆而反汙重
戒于易書萬里龍沙
寶帳易軍情之泄七
宵蛟窟玉璽無密旨
之通今其來拘轄屬
蒙瞽朝廷乃千人逛
有司輒敢邀還中路
半方黃帕取回古木
郵亭一騎紅塵竟策
道之災祥視民心之苦樂視政事之
得失政事之得
死人問牛喘自以為得體殊不知天道順逆當于
政事觀之固不在區區一牛之喘與否也晉庾冰
為相或謂天文錯度空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
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冰之此言可謂簡明切要
采得宰相之體者矣苟政事修整陰陽之和不
應乃天道之變也又和嶠為尚政事靡焉棼焉而
不理雖祲祥集而風雨時若顧敭以為治乎嗚呼
凡為宰相者誠能以是求之則天人之理瞭然矣

緑楊古渡因而入手
逼使肮肩錦素斜封
空想聖朋之藐江湖
遠跡難逼廊廟之憂
致上司失擅于鷹鸇
使朝廷見難于鬼卒
音書阻隔機務遲回
似此橫行宜加刑戮
鄭公遇馬宋鄭俠
言發馬
遞上之
鋪舍損壞
行來高嶺和低嶺嘆
丞相平理陰陽。漢哥勃為左丞相上問勃一歲決
入凡何又謝不獄凡何勃謝不知問錢穀一歲出
者上曰君主何事知上問右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
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撫百姓使
卿大夫各任其職而已勃自以為不如遂納相印
舍死人問牛喘漢丙吉為相出逢羣鬬者死傷橫
吐舌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吉前後失
問吉曰民鬬殺傷京兆尹職當禁捕宰相不親小
事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之職
典調陰陽是以當憂故問之耳掾吏乃服以吉知
大體
任怨
夫為人臣惟欲收名而不肯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
居廟堂之上凡有所為惟當揆之以義義苟不失

形踪步跡之難。過却長亭又短亭。見水宿風餐之苦。蓋羽書先于神速。而政務在于星馳。驛遞郵亭。不宜損壞。當難公館。要必維新。今其戒專守令。責有民人。恐視傳命之亭。委作荒蕪之境。苟諉蝸壁。罔事經營。風雨雨坦。全無補葺。弗啻竹頭于陶令。何來木屑于工師。堤築入猶了事無蘇公之舉興。百廢勤能恍滌于之明。無能席地幕天。必致餐風卧雪。嘆增杜甫思重曹參欲懲聒戢之官。須盡鞭笞之法。

竹頭陶令　陶侃性慎密凡竹頭木屑皆收貯之後伐吳遇雨竹頭以釘艌舟木屑以塡道路皆得重用

悠悠之言。奚恤哉。今夫兩軍之交。兵刃叢前。而心誠報國者。尚冒之而不顧。夫臨政之與臨敵。其要危利害相距。寧壤此猶顧慮抑不知千萬死一生之際。爲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諸路監司非人。視選簿有不可者。輒一筆勾之。或謂一筆勾退一人。則有難有利有害。難而有害者人多辭避。利而易行者人多忻然。殊不知官有長佐之分。體有勞逸之殊。長者逸而佐者勞。此天地之大義也。以天地言之。君上逸而臣下勞。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勞。以一身言之。頭目逸而手足勞。嗚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遺君父以憂。措其長于衆。恕之地矣。近代姑息好名。一疾言厲色。不敢加于爲執政者。往往然。人事或犯衆。教使居已右。發之嗟乎。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勞。爲國家而使君長任其怨。尚得爲忠孝乎哉。況有罪不責。有善不旌。雖三代不能爲治。故刑罰不患乎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諸葛孔明廢廖立而立聞亮死。輒泣下。爲宰相誠能公其心。如是則

驛使稽程

諮諏拜教既分使節之榮靡及興杯當識皇華之義盍墨書之鄭重宅驛馬之馳驅能動接淅之行庶事在公之役今其徒然泄泄罔效駘駘奔走候人虛糜廩餼徘徊驛路賴越程期眞爲玩日愒時何以達情宣德豈心懷于畏道抑志切于埋輪得無謂使虜之蘇卿數載尚羈于北海獨不問城齊之山甫八鸞遙返于東方欲懲驛使之愆合正刑官之法埋輪張綱事見前使虜蘇卿蘇武使北虜留十九年始歸

多乘驛馬

執皇皇之使旌既有等威之辨策騑騑之夫其署聯事一人努力而前則餘者皆當輔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動焉而不相隨語焉而不相應則事功之成者能凡此古人所以有推車同舟之喻也其或共舟以濟而一人溺焉則凡在舟者無論疏風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賢不肖之所共知也況同爲臣子同受天下國家之寄者可坐視一人被禍而不恤哉使其爲一七之私自貽伊戚固無足恤其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公家之務一以大公至正處之彼非爲己爲家而得罪固凡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與之共難也哉大抵人不幸而得罪爲長者若曰此我之罪爲貳者亦曰此我之罪使闔堂之人皆爭引爲己罪則彼獲罪者雖不能釋亦必不至于重論矣古之敢于諫爭者其遇不見聽納至謂與其殺此人不若殺臣尚爲如此求解其肯坐視同官冤抑而不省哉嗚呼使分諮引咎之事爲宰相者誠能力行于今將見士大夫之名節念勵民間之薄俗可敦而國家他日亦不患其無仗義死節之士矣一事之行所

驛騎安職分之常。
毋求結駟之榮徒重
自辱之恥。今某貪心
無厭穢行自甘着祖
生之鞭攬轡輒踰于
定數叱王尊之馭據
鞍更羨于多乘宓怜
郵人應給之艱祇快
官道馳驅之便獨弗
見賢如桓典。一驄自
可以辟人。抑未聞忠
若子儀單騎召輕于
長虞。豈得周穆之八
駿。欲以遍遊抑乘漢
文之九良爭誇超逸。
合加杖責允謂平刑
着祖生鞭劉琨少
善琨與親故書曰
吾枕戈待旦老梟
逆虜嘗恐祖生先我着鞭桓典
一驄桓典爲御史
貴好乘驄京師語
曰行行且止避驄
馬御
史

多支廩給

供億周于驛路。既隆
係如此。孰謂任怨分謗。爲宰相細行哉。

應變

事機之發有常有變。常者中人處之而有餘。變者雖
上智亦有所不足。樽俎之下。卒然而報兵。虞然而
聞寇。則當詳其虛實度其順逆。殆不可一聞其言
輒倉皇上變徵發百出。未見敵而先自撓也。且事
固有聲虛以釣實。乘間以拘利。傳徵爲巨以無形
爲有形。疑似之間。不可不察。若夫國有大好境有
大敵。彼既非常而吾則以非常之計格之。若乃泥
文守經。終見動輒有礙。而事亦無所濟矣。故古人

遇此。叔以濟才。隨宜制變。如丸轉于盤。而不出于
盤。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于海。王商聞大水之言。
君臣皆驚。而商獨必其無事。桓溫將移晉祚。聲誅
王謝。而謝安雍容談笑以折其鋒。同紇吐蕃合兵
瀙陽。郭子儀單騎以往。喻蓋宰相者非常之任也。
居非常之任。獨不能爲非常之事。可乎。故前輩謂
鎮定大事。非至公至誠不能。或死或生。棄置度外。
嗚呼。世常以大臣國家社石者。其謂茲歟。

聲誅王謝。桓溫久蓄不軌。朝野憚之。時移兵入朝。
倒持手板。與謝安同迎溫。安雍容談笑。單騎往喻。唐時
笑顏色自若。溫遂折服。竟日而別。

授粲之儀支取據乎官符當勵守身之節故辭祿表原思之狷介而稱事見文正之靖勤今其執持使旌勾攝公事庶繼粟而庖繼肉膏粱之願已充坐踰五而行踰三鄰粳之心無厭豈是一飯斗米若廉頗之能餐不得已而多取抑將日餐萬錢想何會之下節有所爲而傷廉弗知念稼穡之艱難祇解假聲威之烜赫然朝饗夕飧止于盈腹胡見利忘義恐于失身罪合計贓刑將用警

授粲詩逸子之篇今還寻授子之粲日食萬錢梁何今曾爲尚書性好奢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公事應行稽程

恒統就閒郭令公已死遂合吐蕃兵入寇涇陽子儀乃單騎往踰囘紇日果令公也皆下馬羅拜受盟而退

獻納

人臣之納言事則游略殷樂日相親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極其力以救之殆未見其濟者政或允亦必出勉強而非其本心若夫善于納言者則不然或因進見或因講讀或因垂詢先事陳說如是則國安如是則國危如是則爲聖君如是則爲暴主或引古昔或拔祖宗必使之心悟神會表裏發揚然乃可陳善而無扞格之患昔孟子見三齊王而不言爭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職當如此古人甚至有難于自言者往往旁引他事以諷之于君也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右使人君有所畏憚而不敢恣則其爲慮亦深遠矣雖然臣之于君也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凡所白于上者不可淺于外而伐諸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已其若是者非欲遠嫌避禍大臣之體所當然也坤之六三含章可貞蓋亦此意嘗見近代執政有所建白呶呶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至讒譖垂之中途見棄易大傳所謂君不密則失

土工荒廢。娶塗山四日即行。猾狄內侵。載常服六月就道。故遲速關事機之成敗。而呼吸係軍國之安危。使狥意以稽違。竟盡心于職分。今某惟思便已罔恤偷安。自謂懷光之逗遛不進。敢云桓之拜表即行。視公事爲緩。置移文于高閣。連瓜及代。不思齊侯見弒。管連按事緩行。安忍絮舜受誅。張敞無心效職。故意淹多昔。非買違日中之期。在穰苴治而不赦。顧淮陰負固陵之約。爲呂后誅而必誅。合宜憲章用警荒怠。

絮舜受誅　張敞以嚴延年事連及。命吏絮舜探之。舜還私語曰。五日京兆耳。敞以他事殺絮舜。莊

疑其奪權。違已。賣直售名。將見舉動皆愆。而身危無所矣。所以自古忠直爲國者。何容佞詐。惟已之爲者多。此無他。蓋出爲已則有福而無禍。爲國則有禍而無福故也。嗚呼。人君能以是思之。則凡盡忠于我者。萬不至于譴責矣。雖然。聖人謂道合則服。不可則去。爲人臣者。亦當燭幾先見。退身于未辱之前。庶幾君臣之間。兩無所歉。嘗見前代爲臣不免者。大率皆由知進而不知退。戀慕榮寵。以致之。殆不安獨咎國家也。或謂不可則去。無乃于君臣之間太薄。切謂君臣以義合者也。其所以合

臣。臣不密。則失身。誠哉。

退休

博施

兼善士君子通願也。然有志而無才。則不能有才而無位。則不能有位而不見知于上。則不能見知賢而小人間之。則不能。嗚呼。此士大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難也。上焉恥其君不及堯舜。下焉思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世俗所樂。若聲色。若宮室。若珍異車服之奉。一皆無有。其所有者。自頂至踵。天下國家之憂而已。爲君上者。誠能亮其如是之懷。凡有所言。憂容喜納。猶或度幾。其或

賈違期穰苴爲齊將請察庾之愛臣爲監軍察庾之愛臣爲監軍庾以莊賈往貪約日日中當至賈過期方至苴立斬之三軍電肅

占宿驛舍上房

潭潭驛舍既隆正箱之儀皇華使旌斯駐啓居之節苟未登于顯秩安得僭于華堂今某水領官符勾當公事僕僕爲人役方妥小吏之卑悻悻若若非華其爵也非利其祿也不過欲行其道而已矣道行則從而留道不行則從而去不使久而至于厭鄙誅竄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也何謂之薄

呂公政訓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知之可以得下之拔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恃必不敗之心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于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

王臣乃占上房之廳緣夙嫌于張家之矮屋故斬寓夫陶穀之郵亭弗念莊周之遽廬何必擇地豈慮凡伯之賊盜強欲居尊懲茲犯分之徒加以笞刑之僇

張家矮屋 唐張家登科爲

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念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聊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事可移于官豈有二理哉

華陰王簿爲守令所歎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于下僚若處身矮屋之下使人抬頭不得乃棄去

妖狐卧榻宋徽宗時有妖狐卧御榻上卒名金人之亂後擄之去

乘官畜產車舡

附私物

畫鷁秋風得乘節使丹旌曉日攸設王官名器既有司存公物豈容冒濫故馬將軍盈車蹇驢辛以招尤而貴相國滿載藍輿因而致禍今某不思負乘之羞徒假濟川之具一紙公文乘上國萬金私物馳驛還歸漫誇嚖嚖如鸞惟駸搖搖似箭崖珠崑玉敢爲依意裝囘蜀錦揚金恣縱乘幾夾帶名爲出使實則營家不能師製畫之舡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退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于今者必有垂報于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恐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嘗爲泰州獄椽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問在東廊晚間在西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所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秤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者當知之

黃公剛中嘗爲予言傾爲縣尉每遇撿屍雖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穢臭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律引之類皆

但欲借蒲葵之價。行
同趙普清愧曹彬私
物入官按刑坐杖。
薏苡馬援征交趾有瘴氣食薏苡可却後載歸一車薊者以爲明珠
清愧曹彬曹彬下江南時惟圖書數卷而已
刑律
故禁故勘平人
刑必加于有罪固賢
官辨法之公罰或逮
于無辜豈君子用心
之厚。使故禁而故勘。
眞多枉而多誣。今其
鄙徐杜爲癐儒慕來
疾爲能吏快一時之
忿。范滂輒羅于圜扉。
報私已之仇。公治遂
遭于縲紲。自於一綱
河盡寧知三尺難容。
聖比周文寧甘姜里
之苦。賢如蕭傳不堪
廷尉之收。豈勞身則
思欲錫以囹圄之福
須明白查驗。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愼。不可不詳知
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誤遇人而深避
文法。如此則可以免禍。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
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竈曰。
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也。窰官愕然。益轉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益當官者詳讀公案
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
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
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
人不能中。寔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
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
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
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孫思邈嘗言。真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人者。不制于

然重足而立。奚堪此。
鞫楚之災。既致害于下民。合論刑于司寇。
來庶（唐用來後臣等開告密之門酷刑羅織平人也文選鞫茂草于圜扉殷獄名紂囚文王于羑里）
書曰期無刑。先王重好生之德。易云不留獄。君子懷愼法之心。
故公平者一判不移。而明決者片言可折。
今樂鞫笞之鼓吹。
輕人命若草菅。借口罪擬。犴狴泣含冤之老稚。罵言緩死。囹圄坐無告之顛連。豈念匹夫被刑不免舉家廢業。沾然怠弛。斷決違三日之期。肆爾傷游。起發踰一旬之限。
恭無淹繫。貞德秀之至誠。罔聞獄不停囚。
彼愼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修于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
叔會祖尚書當官至爲廉潔。蓋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滎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無不稱頌者。
開止叔獲盜。法當收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賞。
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爲心。鮮有不濟矣。
畏避文法。固是嘗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在。委之于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孫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于已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常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諂人欲寘之于死地是也

崔伯謙之善政何有既爲欽恤之訓難逃轍楚之科

期無刑書刑一于一一

凌虐罪囚

得情而哀風著曹參之戒下車以泣式彰大禹之仁彼陳雖于幽囚吾何忍于凌辱今其職司奸猛行比豺狼驕縱雲山不念梁心之似鹿魂飛湯火目怵若命之如雞敢恣意而需求益狥情于杀毒親行鞭鍰彼犯豈有完處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願施滴亦輟窗扉典不思公冶常在縲紲下吏者皆豈囚人閒獄者何無惠政法外之好當戒自作之孽難逃

下車大禹大禹嘗出見罪

唐充之字廣仁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爲蘇州刺史時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罪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致不免自裁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耳然求合于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蓼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逸也百種奸僞不如一實反復變作不如樸

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誣有甚于死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于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感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主不可不預思吉之欲委質事人其分見日後號跌此教之矣中材以下皆臨事一朝一夕所能全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爾

恐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慎勤之外更行一恐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寺曰逆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吸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難法予者部使者亦嘆服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龔節亭嘗爲予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之術入押之虎啓其走壙之心成案堆山彼已安書地之獄邪謀蔽日爾復故滔天之波致狀牒之紛更起言詞之滋蔓恃刀筆寫活計會不讓刑用機械作良謀敢干弄法懲玆奸吏明治法條

五詞兩造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詞五詞簡要正于五刑畫

四下車而泣主守教獄囚反異

五詞既孚片言斯折兩造具備一判不移蓋獄不可以稽留故成則難于變易苟教之以反異孰斯之以同歸今其職任監臨獄司黜察乃存心于狡詐欲移罪于重淫吞舟之魚教以漏網

地獄路溫舒上言畫地爲獄期不入

老幼不拷訊

君子明刑折獄罔不慶予鞭笞仁人屈法申恩則每寬于老雅蓋衰殘之可憫更孱弱以堪怜惟深禹流之辜難入湯網之密今其祥非鸞鳳勁比鷹鸇乖楚肅于秋霜酒恤一毛之老鍛鍊炙于烈火堪衰五尺之童寧識杖國杖鄉已餘齡之無幾不思舞勺舞象眞乳臭之具存既違慈敬之盟徒重旄倪之忽使會稽之剖符悉不致大錢之送縱并州之行部故難騎竹馬之迎坐以常刑譬乎酷吏杖國杖鄉禮六十大錢送翁老

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爲有玄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爲蓋言有玄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自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紹早入場等人戶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

牧民九要

一因言

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日中爲市貨財交易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繫辭

親耕后親織以化天下使民不饑不寒是爲民之本也

黃帝披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安四方平四海克九黎教萬民鑿井耕田教課農桑以爲治天下之大本也

帝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洪水九年民無菜色上階三尺茅茨不剪恐勞民也

人也劉寵爲會稽守當召有耆老數百人持百錢爲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竹馬迎兪童子也郭伋爲并州守行部兒童皆騎竹馬相迎云云

鞫獄停囚待對

揖罪人于他邑彼既動大移文存去事于心我應奕夫程限雖曠分之崇卑非一皆計勾提縱罪名之輕重不同安從遣就勿狥稽留之弊徒從怠緩之愆今某輕其乏統轄之權恣爾爲文吾之計彼恃之何異旱之望霖此應之遲眞比石之投水未見一人之發遣已踰三日之常期寧思張說不來安得脫元忠于縲紲豈惜賈彪未至固難出元禮于圜扉宜申計日之刑

帝舜耕于歷山人讓畔漁于雷澤人讓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教民農桑始成其爲孝悌忠信

禹薄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農業興

剪爪爲牲惟雨是祈土之聖德皆救民于水火而萬姓梱堵也之中也

周文王問太公曰何爲之寶公曰農桑爲大寶王次之心奄曰三冬無衣而亡七日不食而死農桑非寶而何

唐明宗問民安樂馮道引毋逸中詩對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賢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是有爰民之心也

周世宗留意于農民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于殿前晝夜不忘小人之艱難漢唐以來一人而已

一正心

天無心以天子爲心天子無心以百姓爲心百姓亦無心以萬民爲心也得民心者可名爲官失民心者何足道哉

薄示懲官之警。

賈彪元禮李膺字元禮黨錮獄起既就獄賈彪爲其申辦得減等禁錮終身

依告狀鞫獄

聽訟資淑問之才。雖原係西造。主刑重司命之寄。宜悉折五詞。能盡狥于嚴。苛亦何慚于明允。今其惟思摘伏周念乎。情洗垢寺獄豈有台作之蘗

拔無辜逾期加無妄之災。使犯者衆。真漏網于刑章。其訴者寧肯隱書于尺紙。爾縱消魚之能察。彼誠羅雉之堪怜。仲由之折獄。豈若是斑乎。敢任情而悖法。廣漢之鉤距。諒非此類也。乃舍本以求枝。原其心未必無私。論其罪應同故入

訴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父也。上不可欺者君也。下不可欺者民也。欺天欺父。欺君欺民。是名濫官汚吏也

京府州縣安寧。公事不可增損更改。動之必亂。庶受其殃。見前政之能善加而遷之。見前政之不善。舒緩而更之。此公侯之體也。蓋民心易搖而難安。故公侯之職。當求公明正大。忌求異政。沽名釣譽。敗衆成已也。要忠名者好訐告。要高名者好詐僞。要廣名者好聚斂。要清名者好惟異。不知重已身者不

仁也。好自大者不義也。貪名譽者不智也。是以子不求異政也。

三正內

官府衙院宅司。三姑六婆。往來出入。勾引廳角閽節撥。挑奸淫。溷壞男女。三姑者。卦姑。尼姑。道姑。六婆者。媒婆。牙婆。鉗婆。藥師婆。穩婆。斯名三刑。亦害之物也。近之爲災遠之爲福。淨宅之法也。犯之勿怒。

風化自與焉

官府宅司。但用諸般物色。金銀器皿。珠玉犀象。綾錦羅綵。食用物料。擡行人時。商量立支價錢。永無

淑問詩一一如皇陶明允
書惟一一劍距趙廣
克一一京兆尹若爲一一以得事情
官司出入人罪
刑必加于有罪明刑
允重于刑官法貴執
于無偏執法斯稱于
法更毋蹈任情之弊
當知折獄之公蓋故
出適以縱奸若濫入
眞爲嫁禍今其漫持
丹筆輒索金科藉口
平反赤族竟誅于郭
解肆言明察殺人抵
罪千會參喜則開縱
放之門忍則投刻深
之阱湯羅頓解萬錢
自嘆于遁神吉網橫
施百計更深于僵月
妄擬竹因之感德堪
怜梧鬼之含寃合嚴
反坐之條罔示司刑
之戒
殺人曾參一一因策曾參之母

詞訟
四正婚
民間但有繼母小妻前婚後嫁多係不良之人每每
謀害正妻子孫若告抵絕生分者不得便行受理
密行體察得實別作施行
民間父子兄弟不和多因姻妾後婚并妯娌先後相
爭家財令封禁延遲日月勿斷日久自和不傷親
義
夫妻不和夫婚醜陋軟弱或無病暴卒令巡尉鄉老
用心密察多有姦夫謀害毒藥厭鎮所殺最爲大
事
女有五不娶者忤逆之家淫亂之家犯死罪之家賤
癘之家亡父母之家子故多不娶之必招惹詞
訟也
女有七可去者一不順父母二無子嗣三犯淫亂四
有妒忌五言語不定六竊盜家財七惡疾體臭皆
所絕也
婦人出嫁不可去者三有所取無所歸投不去守喪
婆三年孝服滿不去先貧賤後富貴不去此人倫
之常法也

方緝或告之曰會會殺人母織自若再告之母猶織自若告者三至母投杼而去吉網唐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以吉源爲侍御史深刻鍛鍊附謂倭寇李林之一一連一一堂每欲申傷人卽坐此皇恩之

辨明冤枉

急臣屬意民情杜奕既治于丹筆法更殫心官守付童玄達于宸聰蓋惟事必上裁安可佛由獨斷故親屬連坐郡吏進言而叔向獨乃黨錮拘囚霍謂表請而范滂免今某霜臺列職風紀持衡理抑伸冤固已得情于眥井陳顛具未曾無入疏于明廷徒矜平反之能妄覬神明之譽縱使覆盆能照獄未明而始明不思行改自尋事應

五禁捕

盜行時日巡尉須知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初一初三初五初七冬年節日其餘對月明不下也及風陰烟霧蘆葦蒿荒黃昏昧爽假此之便也

捕盜抗拒敢走不得手去衣領先拿其髮踏背立地不得肘膝胸七手五托反傷生人仁恕性命切要

防之

六正農

周公曰饑寒不熟曰饉果不熟曰荒牢不安困一夫不耕一家饑一婦不織一室寒農爲祭祀租稅差役則皆廢矣

農家豪富置買金銀頭面招賊惰文錦綉羅紈差發由怙好賽神社非災橫禍大屋高房官兵館驛輕車肥馬藉借生冤扳高接貴張羅仇隙可逐一鄉一社立着老教化民也

彰云由人而窮窮者有十一要貧學燒銀二要貧孝空門三要貧好相論四要貧好移墳五要貧置龍人六要貧陪女門七要貧好宅新八要貧酒賭頻孰要貧宴貴宴十要貧好賽神其犯一者未有不

奏而不奏。欲嚴後戒。
弦警明刑。
黨錮范滂（漢）（起逮繫（（霍謂士言極辯其罪滂遂得免禁錮終身覆盆。司馬光曰戴盆何以望天
決漢不如法
天下無冤民。以釋之為廷尉。斯民有生路。
由來庶任王師。故肉刑易。皆漢文之仁不忍加而蒲鞭示辱。劉寬之德無窮。凡決法乎罪人。當折衷于法律令。毋操三尺之法。縱一已之私。或官刑贖刑而隨用隨弛。或鞭刑象刑而不察不思。執法峻嚴。宅心慘刻。恃爰書而肆暴。君子不堪。以國法以為奸。仁人所惡。罔思定律。除斷趾三法。慮人改行之無由。不恤覧者

貪也。
又云人有十可富。一可富孝親族。二可富少奴僕。三可富省追逐。四可富效辛苦。五可富不高屋。六可富長恐辱。七可富粗衣服。八可富養六畜。九可富多糞土。十可富沒名目。倘為之。三五無不可富。足也。
民有五恥。不耆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蚕者身無衣。不樹者棺無槨。不績者喪無衰。
七急務
公卿。倘之職。治民酷虐。治兵怯懦。治身恕已。治事煩冗。治家寒碎。治政畏上。一日曠位。必失職矣。
八為政
妄興工役。橫起事端。害州縣不過千日。害國者不過期年。害天下者不過十旬。但自投坑阱。禍取之道也。
好名者立異危身。務名者殺身。要名者害身。賣名者敗身。彰名者殃身。著名者盡身。若盡公幹事。立政不名。名而名自至矣。
功名官爵。貨利聲色。皆謂之私。欲人情也。然知足不貪。知足不涉名。不弔利。人若知此。必享天爵。

去鞭背之刑。恐使用笞之有誤張湯之深刻。不是過矣。無禮之羅織。夫何異哉。欲議輕重之罪。當原故誤之情。

官刑贖刑書鞭作作教刑金去鞭背作：一

唐太宗覽明堂刑制炙書云人五臟之繫咸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除斷趾法唐太宗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法官更議

定律令覽故刑五十修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呂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

長官使人有犯官長猶兄長專符標領袖之儀。使人乃王人。持節涖縣。編之命。故奸猾前作拂鬚之客。若黔奚猶客滅亡之臣。今某既無萍水之情。靡重皇華之任。錄其罪狀。寅恭遽惇而予孫亦昌盛也。

九時利教農民栽接園林廣種蔬菜。折洗涼衣多作鞋腳掛偪繩索。農器鋪擔車伏。飽飼牛畜。趁時布種不致荒閒田地。

保庶農民。禁止諸色雜人遊樂廿閒乞覓。授散提繩把索三教九流師巫樂戲。排提兵卒官吏不得聚斂。搔擾談說。不惟天食民財。大悞國家徑役利害其大。

夏麥薄收。火速勸諭多種蕎麥黍谷豆。晚田蔬菜。果木苜蓿。野菜勞豆。蓬子稊稗。可偪春首饑荒加方鋤鉋三五次。亦能倍收。

神農形瘁。堯癯瘦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干湯。呂望鼓刀入周。百里奚傳賣。管夷吾束縛。孔子無煖席。墨子無黔突。非貪其祿。將起民之利。除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勤。四慮不困。于是求修身政家。然後可以治人。居官政理。然後可以長官。民之所以生活者。衣與食也。事于衣食。即有功不周衣食。即無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國富其

于和襄。挾以刑章。禮貌頓衰于交際。更不思一日周官之雅。獨無念九重遺命之嚴。請周與以入甕中。莫止暴公之讒。迫蘇武之公實。則小人欺人。之甚。合受鞫笞之律。庶不忘厚之風。

奸謂姍鬚丁謂與雅同

而居室內。難同徙子之留。信非法吏執法。

凡加賦斂。妄興徭役。織女農夫。晝夜苦楚。集草爲舍。容膝庇足。夜寒無氈。風霜砭骨。數米而炊。併日而食。無廬可居。無田可耕。燒地而睡。炙地而睡。絲不期復。深山曠野。窮簷敗屋。楮絮不溫。菽粟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得民力也。

古有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溫涼時適。人無疾殃。

更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

平章事時會食準冀汚鬚謂起姍之準厥曰爺有參政爲官長姍鬚耶謂大憝周與入甕唐武后時周與爲右丞相壞法命來俊臣等鞫之因請曰囚多不服柰何與曰甚易以一甕炙以炭火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服臣等因令左右具火炙甕曰上有旨勘若請君入甕與惶惧頓首服罪

敕前斷罪不當

明王以好生爲德。雖施坦蕩之仁。賢官以

愼捕

婦女勿輕捕

告者故犯以圖汚辱。差者易藉以肆需求。空于出票之時量行犒免。審有姦盜捕未曉也

宗室勿輕捕

事干宗室大者啓　王申上司。小者逕之省事

儒紳勿輕捕

儒紳體面。寧厚毋薄。即倉場雜職與監生生員。不爲廢法

亦應優禮除重大事情依法捕治外其細小及

守法爲經當戢公平之義每藉言于肆赦遽無意于明刑今某濫擬斷于革前弗諦詳于令後宜輕而重會無亟正于輕刑宜重而輕罔解終歸于重典見筆端之繩集輒衷明條聞天上之雞鳴便竊巨罪徙免三驅之用眞成五罰之疑縱云出文雅于幸連不得輒捕知則票肉摘除不知則捕到先釋

匿名帖內人勿輕捕

隱匿姓名文書若將送入官及官受理者律有明禁

上司差人勿輕捕

投鼠忌器有犯法難縱者可具文密申聽其自處

幸告人多勿輕捕

刁民架網字騙徃徃牽扯多人宜先摘拘數名審果相干乃捕見官緊捕易至逃竄先拘一二名審問其他可宥者宥之

猥獠猶豕勿輕捕

夷人最怕見官緊捕

家人共犯勿緊捕

叛逆劫殺同行芙坐其他罪坐家長應免科者即應免提勿依狀而緊捕之擅奸民一網打盡之計

巡捕官非益情勿許捕

巡捕巡檢多出異途擅詞濫差最爲民害與府

湯羅猶不忘君子無幸之禍況復脫橫鱗于仟釣向以彰大君寬惡之威請服常刑庶嚴後戒

雞鳴而起罪在中日雞鳴星動當有教帝王以爲修唐虞教月而論金雞牢

任釣　任公車釣六鰲

聞有恩赦而故犯

明士肆赦錐開遷善

之門君子懷刑且由
爲惡之轍蓋上以好
生爲德而下以守法
爲經今其不畏傷弓
惟思漏網鬧雞鳴于
子夜故爲布餌之謀
聽鵲報于青山自作
離羅之計稔惡于貫
索之見改行于驛馬
之流弗思李白謫夜
郎方望金雞之赦縱
使張成善風角亦罹
破柱之刑眞氏飢于
救災遂陷褒裳于就
火蓋庶幾于拯溺無
嫌攘袂以馮河難從
末減之科用示巨奸
之戒

雛雛詩雉
刑是也見則破柱
主人刑多
張湖弟張成爲縣
令倚兄勢凌虐百
姓李膺甚有威聖
逮捕之匿于兄家
來壁中膺至湖家
得之罪實于
法

首領縣佐貳犯者俱應嚴禁
營堡官非奉盜情勿許捕
防守追勦營堡之事擅詞拘擾非所得爲于係
地方呈該州縣酌行則可

老不打
慎打
血氣已衰打必致死
幼不打
血氣未全打必致死且老幼不考訊已明載律
文

病不打
血氣未平復打則病劇必死
衣食不繼不打
如乞兒窮漢饑寒切身打後無人將養勢必致
死
人打我不打
或與人鬬毆而來或被別官打重又行加打則
打死之名獨坐于我
婦人莫輕打
羞愧輕生因人恥咲必自殞命

吏典代寫招案

發身雖吏必鮮端人
假手獄司豈無奸弊
故寇準用士郤其特
予薄書若劉晏理財
但使司平符牒於昭
明禁允重刑章今某
媚若狄狐狡若鼫鼠
不嫌早役方勤案牘
之勞輒代刑人恒寫
供招之草肆爾規畫
予賄賂居然增減于
情詞輕重徇于筆端
何以使刑罰之申出
入山于紙上安能致
訟獄之平宜申按罪
之條用示舞文之警

邦持簿書寇準爲相用人皆惟木是使同例一忌之命吏持例簿以進準郤之

王律

虛實工力採取
示堪用

惟經營之美允盜財
生負莫輕打
干係諸生體面有事輕則行責戒重則申究如
律彼自無詞
宗室莫輕打
天潢之派干係甚大即無名封者亦勿輕打
啓一王戒飭或申呈上司處分
宮奠輕打
即郤倉驛遞陰陽醫等官亦勿輕打彼既爲官妻
子僕從相對報顏亦多頑命況其體多脆薄有
司不宜擅刑
士司差人莫輕打
非恤此輩投鼠忌器打雖理直亦損上司體面
有犯宜盡書犯狀密申上司彼自有處若畏勢
舍恐又開茸非體矣
人急勿就打
彼方急迫無聊打則適促其死
人忿勿就打
愚民自執已見方以理直自負打則其忿愈甚
死亦不服氣逆傷心易于頑命宜多譬喻待其
自知理虧打亦不怨

物之良斯採取之艱
罔惜人工之費使不堪于實用亦何美于虛名今某不憚欺公惟商便已鍛厲空勞于涉渭粗材罔濟于幽岩松桷徒亟于陟山朽質寧宜于商寢計役使固已竭民之力觀形質殊非撐物之精斲樸惟勤不可施以丹臒儀尊無質

人醉勿就打
俗云三官避酒客沉醉之人不曉天地寧知禮法打亦不痛倘醉語侵官亦失體統宜斬監候酒醒懲戒其收監亦勿鎖匣冷地寒入心亦足致命

人隨行遠路勿就打
被打之人若在家自能將息遠路隨行日逐跋涉辛苦又要跟上程途亦多致命待其痊後數日懲之

人跑來喘息勿就打

曷堪文以青黃遂令巧若公輸規矩莫施于終日縱使賢如匠石斧斤安任于成風

既無益于公家應難辭于賊犯

斲樸丹臒書既勤樸斲惟堅塗文以青黃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典斷在溝中比犧尊于溝中之節則矣悉有匠石成風莊子鄒人堅湛共鼻端若甚因使斲

捉拿人犯從遠路跑來六脉奔騰喘息未定却乘怒用刑血逆攻心未有不死者宜待其喘定用刑

我怒且緩打
有怒不遷大賢者事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已氣平徐加責問試于怒定之後詳觀怨時之刑未有不過者

我醉且緩打
酒能令人氣鬱心粗刑必不當即當人亦有議當檢點強制之

之匠石運斤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造作不如法

過器用以爲尚創裁允極于聰明工善事而稱良造作當循于製度故帝舜陶于甄茅茹若輪扁斲中疾徐今其濫竊廩丁公家寄身卑下匠氏破規削矩而妄出範圍棄墨違繩而肆加鍵鑿車迷軒輊王良弗利于馳驅失停驟叔良寧甘于縱肆徒虛文之外飾竟實用以無裨慮來感于宣尼重發不祓之嘆豈未聞于孟子遂妄信度之懲考其識既不足爲工厚其情宜必論其罪

苦窳　帝王氏紀舜陶于何濱器不一

我病且緩打

病中用刑多帶火性不惟施之不當亦恐因刑致死人已兩損

我見不眞且緩打

事纔入手未見是非遽爾用刑倘細審本情與刑不對或其屈在乙已刑甲矣知甲爲直又復刑乙不惟甲刑爲冤顚倒周章亦復可哂

我不處分且緩打

事難犯之人必先慮其所終作何結局方可加刑若浮氣粗心先即行責倘終難了結反費區處曾見有打人後又陪事人者

爲從前慌張打

語曰十指連心撥重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至殞命

已撥莫又打

挾棍重刑人所難受四肢血脈奔逸潰亂又加刑責豈有不死且挾棍不列五刑豈可輕用人謂審強盜用余謂強盜因挾招承此心終放不下惟多設方法隔別細查令其自吐眞情干

官破物料

物料出于公家宜知愛惜之義造作資于良匠無存覬覦之謀蓋居肆固以成事爲先而用物則以妄費爲戒今某濫百工之賤役效一日之微勞窃官物以潤家無嫌冒破駕虛詞而計料欲濟貪瀆偏舟遣以千緡之錢僦叠叠夫千家之產得大木而斲小致怒齊宜製美錦而傷多舡譏子產不思牛溲馬渤在廬扁亦自珍藏豈知木屑竹頭雖尚佩未必妄用合計賍而論罪仍追物以還官

製錦傷多左傳子產曰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心斯安此等刑鮮不用可也

要栁莫丈打

先打後栁屈伸不便蒼潰難調足以致命待放栁時責之未晚

盛寒酷暑怜不打

遇有盛寒酷暑令人無虛藏縱擁毳圍爐散髮披襟猶不能堪此時豈宜用刑蓋彼方隨指爨虐氣喘汗流而復彼刑責未有不死者

佳辰令節怜不打

如元旦令至人人喜慶此時宜曲體人願順養天和即有違犯當怜而恕之

人方傷心怜不打

問理時如知其人或新喪父母喪妻喪子彼哀泣傷心正直不幸再加刑責鮮不喪生即有應刑亦宜姑恕

尊長該打與卑幼訟不打

嘗見卑幼與尊長訟官亦分屈直用刑不知律卑幼訟尊長雖首卑幼問于名犯義遇有此等即尊長萬分不是亦宜寬恕即言語觸官亦不宜用刑人終以爲因卑幼而刑尊長也

造作過限

造作之巧固有藉乎良工省試之勤當弗違于定限庶幾居肆之美自無漫令之慾今某剏習精專惟知怠緩漫勞杼柚機絲尚寄于虛名徒事鑪錘我器猶虧于實數況無充于歲課固已越夫常期踰歷春冬不濟緩急之用稽多人歲月徒知饑廩之糜弗念雲錦之麗朝霞將入簞笆之貢豈思雲鋒之淬秋水欲資寇敵之防工匠之罰攸宜官吏之刑應坐

雲錦段疋也　霜鋒寶劒也

盜決何防

川澤弘濶下之功爲利斯溥隄防乃障水之具所係非輕遞書大關倫理世教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

卽衙門人理直百姓亦宜從寬否則不惟我有護衙門人之名後卽衙門人理屈彼亦不敢告矣

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卽其人十分可惡亦姑恕之不則人有何不服而我之用刑亦欠光明

禁重杖打

五刑輕重律有定式大杖一足當中杖二小杖五宮之用刑只見太過未見太少若用輕杖卽多加數杖亦不遂重打腿灣致其斷筋而死同可已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不知其人已負重傷矣

禁從下打

若皂役求索不遂重打腿灣致其斷筋而死生一被刑而死生與卽貧富不同耳貧者何辜而令其受此乎

禁佐貳非刑打

夾棍重刑不許佐貳領衙私置卽正官亦止

特表于河渠。班史載陳平溝洫。豈容盜決暗渡。泉流今某藉口疏通。忍心穿鑿。居然荷鍤。夷積玉于鯨波。修爾轟雷潰長堤于蟻穴。乃肆穿窬之智。潛爲鑽隙之謀。遂使居民罹沉竈之殃。忍見行旅重客裹之苦。瓠子既決。徒悲漢武之歌。留陽欲危。誰惜趙襄之急。自圭始害于隣國。爾罪得無同乎。齊桓謹盟于曲防。我法茲無宥矣。

潤下書洪範水曰——蟻穴韓文千丈之決堤潰于——沉竈趙襄子爲智伯存攻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三城不浸者三版——蛙蟻民無叛意瓠子決從武時——何——乃沉白馬于何以禱作歌傷之

失時不冬隄防

條一二付。候不常之用。各衙遇不得已而用。赴堂稟請蓋正官猶有忖量。而佐貳首領視民命甚輕。更有一等佐貳首領將勢要送來百姓。私衙任意酷打。替人出氣。正官全然不知。凡各衙人犯令其一一過過堂。庶知收欵。其他營堡等官。尤宜嚴禁。慎監

老幼勿監

老幼可憐。律勿考訊。羞諸監禁情法俱乖。蓋大事情關一監之耳

婦女勿監

牢頭獄卒溷亂。雖貞女難以自明。切宜慎之。非干證勿監

凡干證有牽告者。有添提者。有公論者。有私護者。有姦盜重情。勿輕監禁。

病疾人勿監

帶病入監。既不得醫藥。又不免凍餓。故易于殞命。

漢武填河。璧馬遂沉于瓠子。晉君合堰。銅龍卒起于石函。故民家俯視清淮。隄尚潰于天監。而漕艘直通。永濟渠遂定于開皇。今某門顧滔天。徒知玩日。商羊起舞。不爲弭暴之預。防大火南流。反語鄭僑之過。倫豈安門之治。鄴邑將借何伯以投巫。抑白圭之慕禹功。惟憑陳國以爲堅。思不同乎已溺。刑難赦于王童。銅龍石函。晉文公欲冬九龍堰掘地得石函。有銅龍六。板堰遂成。故名銅龍堰。商羊起舞。齊有一足鳥飛止。齊侯遣使問于孔子。孔子曰。鳥名商羊。昔有童謠曰。天將大雨。一一一一。今齊有之。將河泊投有水災。巫爲門豹爲鄴令。巫俗故信巫。每歲爲河洛娶婦。選民間室女投之。何豹杖傷人勿監

不論人打我打。凡受傷者。俱發保調理。以避殺人之名。若人命強窃重情。非此例論。

情輕未審人勿監

詞情本輕。冤未服審。應令原差帶候。或發外候。

槩監則濫失記則淹矣

夷人非重情勿監

夷人有犯。治以不治。非搶殺重情。宥之可也。

而逐之可也。何必收監。

杖罪非重賊勿監

罪止于杖。紙贖亦不多。即有入官給主之贓。

小者耳。發保勒限。可必其完。慎勿濫監。以傷盛命。

宗室勿輕監

宗室犯法。重者申明上司。咨　王收候。自有監憲。

憲其他細事。景爲審發。

儒紳勿輕監

儒紳有犯。不得已而差捕之。可宥則宥。可來則來。

來主于從厚。以全衣冠體面。非大過惡。不及人監。

至期往觀指女曰此醜不可爲河伯婦可另選頗大巫往報河伯即命吏投之于水少傾曰再頗中巫報之又欲投之諸民悉驚泣求免從此風俗六正

侵占街道

張良燒棧道于褒中止因偷盜宋祁負險右于馬上欲便行人孰云街道之中可施侵占之計今某天地起樓臺乃穹昄天街之半有心寬第宅遂陰窺衢路之隘得寸得尺豈同范雎之謀讓畔讓途故違西伯之化不聞賣憲奪心水園貴戚幾爲雛鼠罔思蕭何請上林莽元勳且就圖圄地取還官人斷以杖

張良燒棧道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益兵且示項羽無東意負

上司差人勿輕監

此輩倚勢橫行最可恨惡跡顯著徑申解上司聽其自處勿輕監禁使彼得行虐憑上司批問駁問人犯勿輕監

批問駁問上司有何成心惟理法是依虛公廉報可耳乃有自逞風力將告犯打而後問監亡不結者殊失伸冤埋枉之義即所執是亦莎逕躁況未必是乎戒之戒之

工賈勿輕監

理衙舍員辦貨物皆吾一身事耳即有盜不可打而可放之責即其有犯勿輕監之供送恐

流移勿輕監

招撫流移有司之責即陵弊幼縱匿不道名分只存應監無人易至疫死

尊長告卑幼者勿輕監

彼挾尊長以陵卑幼縱匿不道名分只存應監不監亦教民者悖之義也

人民告吏書者勿輕監

人民懷忿不得已而告書吏實者十之七入虛

石馬上宋太祖入
[illegible]州路塗
自于馬上負石將
士皆負石遂如坦
涂無地起樓屋寇萊
公爲相甥野上以
詩云有官居門窄
後英
丹使至問曰孰是
相公讓毋讓
途虞內二國每
數年不決乃英
往質于西伯入其
境見耕者行
者乃自恥曰
吾輩小人何敢入
君子之國遂
各置其田奪沁
水園漢章帝時竇
憲恃宮掖之
勢公主田
帝名責之曰國

者十之二三若爲衙門動氣而遽監之不惟吏
書得以肆志且慮其交通卒反致凌虐人民
也
匿名帖內人勿槩監
匿名帖內牽紐姓名大都暗箭傷人之計于律
不得受理豈得槩監
家人犯勿槩監
強竊謀殺同犯同監其他止監一二人共餘悉
保不使一家無主遽至傾蕩
拖欠錢糧勿槩監

家藁憲如孤
雛腐鼠耳請上
林苑蕭何以長安
地陋上林苑
多空閒地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藁爲
禽獸食上大怒曰
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爲請吾苑下廷
尉械繫之後因王
尉言
釋之
織造違禁段疋
衣衾垂于堯舜式倫
九章衮冕服于周王
制斑五等故山龍黼
黻厥有定儀而幅寫
帶裳豈有擅造今某

經手侵盜法應監追其止是拖欠者發勅到限
使之催徵措辦庶幾可完一槩監之誰其催辦
次身頂替而徒藉口延展耳
拖欠租債勿槩監
田租債本固應追償斂之錢糧終有差等准詞
拘斷應酌情法之中一槩監追貧民不堪其苦
矣
佐領官非盜情勿許監
獲盜審監爲呈堂計耳其他不得擅受民詞並
得擅監人犯乎掌印官應不時滿監勿使播其

業專行柚巧出機絲
甲鱗掩映違造蒼海
之神龍苞羞蹁躚帶
識丹山之彩鳳霞光
輕閃奪光耀麾度精
神花色濃粧秀色開
妄爲勞役服之不衰
汝安則爲之災及其
身子國也何有罪應
決杖物取交官
九章禮堯有九山
章之服
龍黼黻書子欲觀
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畎龍華
虫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彩彰施于五色
作服機絳牡詩織
云云一一
賄夜月石鯨服之
鱗甲動秋風服之
不衰右傳齊子滅
齊宋姬聚斂
于寇鄭伯使盜誘
而殺之君子曰一
一一身
之災也
修理橋梁道路
天根見而成梁國有
定法辰角見而除道
歲有常規雖利涉之
一端亦王政所不廢

惡于衆也
營堡官非盜情勿許監
捕巡官除強竊外不得受詞監人況啃堡乎乃
有營房弔拷私家肘鎖者宜嚴示禁之重法懲
之
愼罰
貧窮勿罰
貧人忿激赴告紙銀難辦況罰贖乎嘗見人有
舍宂負租死而不告者設使衙門清淨何便民
至此極耶

孤寡勿罰
孤兒寡婦貧者十居八九告狀納紙或難之
加以贖銀必致溝瀆甚至賣身鬻產爲民父母
者所不忍爲也
賊贓外勿罰
犯罪追贓自有定法因其富而加罰之嫌
衆易起即充公用亦損清名況近日題禁甚嚴
不可犯也
干証勿罰
干証有罪則從罪人科之無罪則供明免累矣

每閱招詳。有科干証。各民紙者。非正法也。其除之。

欠錢糧人勿罰

稅糧違限。罪止杖一百。今併爲條編限期寬。

矣。立法追納。及數而止。勿加罪罰。以益人戶之困。

欠租債人勿罰

負欠租債。必貧民也。即奸頑可惡。量責而追。追之加以贖銀。則不堪命。

家人共犯止坐尊長非有廕損于人及非

係非首從。本罪各別者。自應照律免科。

尊長與卑幼訟鬭勿檠監

尊長卑幼。名分森然。檠罰罪銀。尊卑無序。未免

深尊長之慾。遺卑幼之憂。

人民與吏胥訟鬭勿檠監

人民與吏胥交訟。吏胥有罪。則據法從。衆人民有罪。則量情從寬。所以制蠹奸。而不使縱胥人必議我偏護吏胥也。一檠罰贖。

鋪行苍應不周勿檠罰

池山高二十里盤道二十六迴陰陵道項羽爲誼陰陵道迷路指大澤中後得居民引出漢光武至之滹沱堅冰發滹沱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候吏還白河水流漸不可濟光武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策馬冰堅可渡屬官皆喜于是河水衆合乃令王霸護渡渡水訖斬而水遂解